

小城
维纳斯

高才如

十人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书中收入的是作者近年创作的 10 篇微型小说、10 个短篇小说与 2 部中篇小说。多数作品曾在报刊上发表，有的并获奖。

作为业余作者的高才如同志，充分发挥熟悉基层生活的优势，以汝河岸边为背景，提炼、酝酿出感人的故事情节。他的作品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清新自然，别有风味。《琴歌》、《小城维纳斯》描写酸甜苦辣、多味人生；《新楼夜话》、《我的表兄》、《她为什么失约》、《城市来的姑娘》呼出世人心声，反映反腐败的现实主题；《湖畔情歌》则以其优美湖光水色，浓郁乡梓挚情，将人带入一个如诗如画的迷人境界。

作者多一份真情，多
一份良知，多一份爱
心，作品就多一份
魅力。

—— 言才如

自序

涓涓汝河，源远流长，呼唤着美好的生活，不舍昼夜，淙淙流淌。

她是一支歌星“走红”的歌，悠扬动听，余音绕梁。

她象一首神来之笔的诗，婉约清丽，耐人寻味。

她如一幅优美的写意画，含蓄意蕴，常睹常新。

我爱汝河，她是我苦恋着的情人。她给我灵感，给我激情，给我力量，使我兴不由己地提起了笔。

我出生在汝（南）、上（蔡）两县交界的一个叫小葛庄的乡村。我的少年与青春的大半时光，是在“孔子厄于蔡”的蔡都度过的。那里是李斯、谢夫子（显道）的故乡。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给我陶冶、启迪。“而立”之年以后，我生活在汝南。这里素称“天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朝时，因其在京城做官的多，曾有“汝半朝”之誉。古今文化名人，数不胜数，灿若星汉。浓郁的文化气氛；对我熏陶、哺育。

汝南城，古称“瓠城”，三面环水，景色宜人。弯弯的汝河，宛若一位多情的少女，轻舒玉臂，抱紧她的如

意郎君。两岸花木扶疏，流光溢彩。每每晨夕，我常常在河边徘徊、散步。那碧液般的河水，仿佛从我的心头流过，不仅洗涤着我的心灵，也梳理着我的思绪。我的一些创作，大半是在河边完成构思的。

文学是迷人的，我追求她，痴迷她，酷爱她。少年时，我曾做过罗曼蒂克的文学梦。我梦见自己，驾一叶意志的扁舟，荡漾在文学的海洋，顺流而下，去采摘文学女神头上的珠宝。爱书成癖的我，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虽都喜欢涉猎，但最爱细读的还是中国的，现代的。在现代文学诸多流派中，我又偏爱“白洋淀派”，我喜欢孙犁那清新朴实的风格，简洁明快的语言。我的创作，自觉与不自觉地受他影响。但我又努力地在文学中寻找“自我”，表现汝河岸边所特有的乡土人情，诗画韵味。

文贵创新。正因为她追求新，也就文无定法了。艺术——这块灵土，需要探索。从表现手法，到描写对象，我都试图来点“新”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滋哺一方文学。每个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那块领地。我的生活之地，就是我梦绕魂牵，痴迷苦恋的汝河岸边。汝河是美的。汝河岸边的景与物，人与情，也都是美的。身在美中的我，创作上也努力地追求一种美的艺术境界。只是因我手笨笔拙，未能如愿，谨请有缘神交的读者，海涵、谅解！

我名高峰，才如是我的字。常用的笔名有尚静、李生等。“尚静”是忆一位沉淀在心湖的挚友；我的母亲姓

李，“李生”实系对慈母在天之灵的绵绵思念。

我幼失父母，幸而得学。秉笔寒窗，自勉自强。十年勤读，十年练笔，异常艰难地跋涉在文学之路。我自不量力，吃尽苦头，一厢情愿地追逐文学；但我也欣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庄重、高傲的文学之神，毕竟心有所动。她赐给我几许笑靥，几许短笺。我把这笑靥，这短笺，收藏着，集起来，于是便成了这部集子。这在我，实在是钟情、好奇而又冒险的尝试了。

作 者

1993年8月20日

目 录

序

月光曲	(1)
上车	(3)
沃土泪	(6)
开张	(11)
雪路	(15)
清清塘水	(18)
情缘	(23)
月下流水	(29)
知音	(32)
当月第五份情礼	(35)
琴歌	(39)
书香之家	(51)

新楼夜话	(67)
她为什么失约	(74)
我的表兄	(84)
城市来的姑娘	(98)
红尘风月	(104)
局长女儿的日记	(115)
赤子情	(123)
神龙	(129)
湖畔情歌	(140)
小城维纳斯	(183)
后记	(222)

月光曲

她与他肩并肩儿出了城，登上汝河大堤。

不坐“雅马哈”，不骑新“凤凰”，七八里路，安步当车，好悄悄地倾吐情话。

月亮升高了，慷慨地把光华都倾泻下来，洒满大地的角角落落。柳烟、苇丛、河水，若隐若现，宛若一首朦胧诗。

今晚，她原说看电影，一到城里，却拉他去舞厅。

她的心儿甜甜，脚步儿软软，似乎还沉醉在那撩人的场面。

月光下，汝河象一匹白绸，朝远方飘去。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湿漉漉的水气与玉米花的香味儿。

“柱子！还是城里人会乐！”

“要不，人家咋是城里人哪！”

“城里人咋啦？不就是有个工作，上个班吗？咱不也是村办厂的职工。田里一份，厂里一份，论收入不比他们少！”

她的话，说得他“嗤”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枝头的宿鸟，“扑答答”惊起。一群姑娘笑着、闹着赶来。一个比一个调皮，一个比一个疯扯。

她曾是这支队伍中的“骨干”。她叫巧玲，她们都叫她“玲姐”。自打她与柱子好上，她就生着法儿把她们甩开。可

她们就象侦察兵似的，常常对她跟踪。

她忙拉他，闪身躲进河滩的柳烟。

姑娘们笑着、闹着朝前去，似乎什么也没发现。

“这帮傻丫头，够憨！”她朝他说。见她们走远，两人钻出柳烟。

他俩走，月亮也走。月光把两人的影子亲密地拴在一起。

“嗨！这就快到家了！”他蓦地刹住脚步，挺失望。

“怕是路近多啦……”她轻声笑着，心中也有说不出的遗憾。

“回……回家休息吧！”

“可惜今晚的月光……”

“那……”

“咱也跳个舞吧！”

“你会？”

“我记着些步子，来，我教你！”

她握上他那热辣辣的手；他抱上她那软绵绵的腰……

“舞星下乡喽！”姑娘们仿佛从天而降，跳出“青纱帐”，一哄围上。

万万没想到，她们会在这里打“伏击”。她一时手足无措。他比她还窘，拔腿飞也似地跑去。

姑娘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她立在那里，抿着嘴笑。仿佛捉迷藏，被捉住。

姑娘们不肯轻易放过这个“俘虏”。有的让她坦白情话，有的让她交待感受，还有的让她教跳舞……

月光是那么的皎洁。披着月光的汝河，淌过一路欢歌。

上 车

从酒香弥漫的餐厅里走出来，贪怀过多的吴处长，涨红的脸象块硕大的猪肝。凉风一吹，步履踉跄的他，差点儿胖体拂地。幸亏眼明手快的女秘书扶住了他。

刘主任探过身子，关切地问：“醉了？”

“醉？不醉……”吴处长挣脱女秘书的手，硬挺着跨前两步。接着，又象风中苇株似地摇摆起来。

秦厂长扫了他一眼，口角掠过一丝儿莫可名状的微笑。他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送客心切，忙上前打开车门。

“上车！”刘主任挑头说。

“上车！”女秘书与两位同事，异口同声地应着。

只有吴处长默不作声。刘主任把踏进车门的一只脚，触电似地又缩了回来。

吴处长挺胸凸肚倚车立在那里，顾左右而言他，好象忘了上车的事。

秦厂长刚刚松弛的心弦，一下子又绷紧了。上午十一点钟，就在酒桌前坐下了，现在是二点一刻，整整三个多小时消磨过去了。他是一厂之主，生产任务又紧，有许多事情等他去做。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忙上来，他恨不得学会“孙大圣”的分身术，同时应酬诸多的事。这几位“超级上

司”送不走，下午的生产例会……

车间的机器隆隆，树上的蝉儿噪鸣。秦厂长下意识地瞅了眼粗壮手腕上的表，不由得皱起眉头。

女秘书收敛了银铃似的笑声，朝吴处长飞了个媚波，又把楚楚动人的目光投向秦厂长：“老秦呢，这次检查，发现你们厂生产的模压光面牛皮鞋，款式挺美！”

秦厂长应道：“这是刚刚试制的新产品。”

“唔！怪不得呢……”

话又打住了。机器伴着蝉声，显得特别地响。每一音波传来，都象强电流一样，刺疼秦厂长的知觉神经。他翻了眼手表，眉头皱得更紧了。

会计小黄，悄悄地扯了一下秦厂长的衣角，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醉翁之意……”小黄的话没说完，秦厂长就恍然大悟。他盯了眼手表，卧蚕眉拧动几下，才朝小黄递了个眼色。

小黄拔腿跑去。不多时，他抱着四双男式、一双女式皮鞋跑来。

吴处长一见，圆脸拉长，颇为生气地说：“老秦，你这是……”

秦厂长苦中取乐，“嘿嘿”一笑说：“这是样品，请领导……。”

女秘书接过鞋，粉面含春，慌忙不迭地把它塞进车厢。

“上车！”刘主任率先提议。

“上车！”女秘书与两位同事，照例附和。

秦厂长习惯于挥手告别。可他的手刚举半截，又松松地放下了。

客人不上车，主人空喜欢一场。怪，怪！酒也喝足了，产品也拿去了，还要怎样？他瞥了眼吴处长，便目不转睛地盯住手表。飞快转动的秒针，箭头一样地刺疼他的心。他那打节的眉头，神经质地跳动着。

素以“机灵鬼”著称的小黄，也猜不透这一哑谜。

机器隆隆响，蝉儿疯了似地鸣。秦厂长眼中的手表，一忽儿幻化出挥汗作业的职工，一忽儿又变成等他开会的听众……时间，咳！金子一样的时间！

“秦厂长！”还是女秘书的脆音打破僵局，“我们来时，金凤大姐让给她捎双二十一码半的女式高跟扇花皮鞋。”

“这女人，哼……”吴处长的胖臂一挥，勃然动怒。他这个“妻管严”，常常背后使枪哩！

秦厂长顿了一下，正不知如何是好，小黄却按图索骥，把鞋已取了回来。不等秦厂长开口，女秘书就笑哈哈地接过鞋，抱在怀里。

“上车！”吴处长这才发号施令。

“上车！”几个人纷纷钻进车厢。

不待秦厂长挥手，小车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沃 土 泪

小城的西郊，又出现一支楼的“队伍”。夕阳的余晕，映照着武士们的金盔银甲，闪着一缕缕的寒光。她感到惊心、刺目。

这里原是一片沃土。庄稼人成年累月在此耕耘。她与他的责任田挨边。她家劳力弱，他常常帮她。她也帮他。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他俩收获着作物的硕果，也采摘着爱情的甜蜜。

玉米棵儿高高地挺着。成熟的棒子，十分外露。两个人在忙着抢收。收罢她家的，又收他家的。

她手脚麻利，走在前边。他有的是力气，紧紧追赶。她掰下一个又粗又长的棒子，拧下穗，剥下皮，露出一排排珍珠似的玉米粒。她把它神气地朝他一晃，回头亮起了金嗓子：“川哥！瞧——！长得这么大，比棒槌粗多了。”

“地壮着呢！”他嘿嘿笑着，眼朝她望。

她也在瞅他。两个人的目光狠地一碰，闪出火花。她脸儿红红的，把头垂下。他的心里仿佛燃着一团火，挺热，挺热。

风吹玉米叶儿，沙沙地响。蝈蝈在远处的豆棵下，不停地歌唱。

“收罢秋，这块地，全给种上小麦。”

“种这么多？”

他朝她笑笑，不语。她抬起头，那对会说话的眼睛，固执地朝他追问。他拗不过，只得说：“多收些细粮，好办喜事儿……”

“去你的！”她口里娇嗔着，心里挺高兴。

夕阳挣扎着，挣扎着，终于沉进那涌起的团团暮蔼里。没有月，没有星。楼房里的电灯，鬼火似地在闪。

收罢秋，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朝田里施肥。她与他拉了一车又一车，施了一遍又一遍。上罢土杂肥，耕地时，又上化肥。她在前边撒着碳铵，他在后边扶犁翻地。

喝得醉醺醺的村支书，路过田头，歪着斗大的脑袋，说：“别耕了！别耕了！”

“咋？”他俩一齐问。好多人都神经质地停下活计，眼朝他也斜。

“这地，另……另有规划……”他说着，又摇摇晃晃地走去。

“多喝了几口猫尿，大白天说梦话！”他冲着他的背影，对他揶揄。满田里的人，都开心地笑。

庄稼人，误不得节令。一过寒露，都忙着播种。她牵马，他摇耒。耒铃叮当，仿佛“歌星”在哼着节奏欢快的小曲。

这时候，支书、村长还有他们的村民组长领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地。支书一边指挥着丈量，一边朝播种的人嚷：“不让种，偏要种，你们不是白搭种子吗？”

“这地……”好多人不禁一怔。

“支援国家建设嘛！契约上你们的组长签过字哩！”

他一听，直冲过去，一把抓着组长胸前的衣服，朝他质问：“这地你卖啦？”组长又怕又愧，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他朝他吼道：“卖地？你咋卖地？”

组长嗫嚅道：“鼻子大，压嘴，我……”

他一下子把组长甩出去好远，盯了支书一眼，转回身，抓起搂斗里的麦种，胡抛乱撒。

“你疯了！”她费好大劲，才把他阻止。

田里的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低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纷纷离去。他却直直地立在那里，眼盯着丈量的人。她拉他，他也不走。

直到丈量的人离开，他才狠地跺了一下脚，说：“卡种田人的脖子，哼！我要告他！”

“你能告得赢？”她说，“衙门不是好进的，牵着簸箩米动弹……”

他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

……

月亮出来了。她向大地刚投下一个淡淡的吻，又被乌云遮掩了。夜色显得深沉、凝重。

小河悠悠流淌。他沿着河堤，一直朝前走。她影子似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不说话，她也不吭声，只有小河流水在窃窃私语。

走了一段，她终于忍不住，朝他先开口：“听说支书写了检查，不知是哪个告了他？”

他停下脚步，回头一笑，朝她道：“远看！”

“没人呀！”

“近瞧！”

“啊！是你……”

“怕啦？”

“你不怕，我也不怕。”

“早该告他！”他的火气又冒上来，“哼！说的是办企业，实际上他倒卖给一些人营建‘安乐窝’！”

“光写检查，太便宜了他！”

“关系网连着筋！”

“哎！每人只剩几分地，打的粮食吃都不够。”

“此处不养人，自有养人处。到都市，捞钱去！”

“我不象你，父母身子骨结实，我娘……”

“你在家，我去！”

她低头不语。目光凝视着悠悠流淌的河水，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他的眼眶也有些潮湿。他靠近她，握紧她那软绵绵的手，激动得声音有些走调：“蓉妹！你等吧！挣下钱，我就回来……”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风怒吼着，驱赶着天上的乌云，波浪似地翻滚。夜色铅一样的沉重，灰一样的昏暗。

他去了，带去她的思念，她的芳心。他不断回来信。信上，他告诉她，他们这些“盲流”，涌进豫东的一个大都市。先是帮清洁工清理暗沟的垃圾；不久又挤进一家工厂，当上临时工。读着他的信，仿佛见到他的面，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她情不自禁地把信贴近她那“突突”欢跳的心口。

可是，当她收到他的第七封来信后，就蓦地中断了。“他怎么还不来信？”她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一闭上眼，他就在面前。夜间常常失眠。